

悲惨世界

外国文学卷

雨果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8
Y6
:5
C-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悲 惨 世 界

44B-3
(五)

[法] 雨 果 著

秦建远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法)雨果著;秦建远译.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 - 80101 - 816 - 8/G·683

I. 悲… II. ①雨… ②秦…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2 号

悲惨世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 5100 套

ISBN7 80101 816 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食共 116 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基度山伯爵

童年

鲁滨逊漂流记

在人间

唐·吉珂德

我的大学

老人与海

红与黑

悲惨世界

简·爱

少年维特的烦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叮我时，我有把握说出那跳蚤是从哪个女人身上跳到我身上来的。”

他住在沼泽区受难修女街自己的房子里，那间房子和他一样充满上个世纪的特色。

二

16岁时，他就颇惹那些半老徐娘的注意，但他爱上了一个同他一样大的名叫娜安丽的跳舞的小姑娘，他还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忆起她和那些往事，他瞧不起那些从事政治活动和当权的人，觉得他们出身低微，他有时说话十分粗俗，这是他那个世纪的特色，他的教父曾预言他将来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明慧”

三

他出生在穆兰市，童年时代在穆兰中学得过几次奖状，无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未能冲淡他对那次授奖的记忆。吉诺曼先生崇拜波旁王室，并把大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假如有个年轻人敢在他面前说共和制度的好话，他会气得脸色发青，晕倒在地，有时，在谈到自己 90 高龄时，他含含糊糊地说：“我很希望不会两次见到 93。”他在暗指 93 年革命。有时，他却又向人透露他想活到 100 岁。

四

他的第二个女人，替他经管家产，结果是到他老婆死的那天，剩下的产业刚够他生活，他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抵押出去，才有了 15000 法郎左右的年息，其中的四分之三还得被他

挥霍掉。随他本人化为乌有。他经常用两个佣人，“一男一女”。佣人刚一进门吉诺曼先生便要替他改名字。对于男佣人，他按他们的省籍喊。他最后的那个男佣人是一个55岁，跑不了20步的大胖子，因为他生在巴斯克省的巴荣纳，吉诺曼先生便叫他做巴斯克佬。至于他家里的女佣人，一概叫妮珂莱特。

五

吉诺曼先生的痛苦经常表现为生气，他在失望时老爱上火。他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却又完全为所欲为，他用来满足自己和表现自己的，便是一贯老风流，并且要装模作样地把自己装成那样，他管那样叫做有“大家风范”。那种大家风范有时会给他带来意外的收获。一天，有人把一只筐子，送到他家里，筐里装着一个初生的壮男孩，大哭大叫，身上裹着温暖的衣被，那男婴是一个6个月前被他撵走的女工托人送来的。当时吉诺曼先生已是84岁的人了。左右邻居都非常生气地骂那无耻的贱女人，说这是卑鄙的诬蔑！而吉诺曼先生，却一点也不生气。他和颜悦色说：“怎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

竟这样大惊小怪，老实说，太无知了。这是最平常的事了。不过这小孩不是我的。我们大家来照顾他吧。这也不是他的过错。”那个叫马依的女人一年过后，又送了他一个男孩。这一下，吉诺曼先生要讲条件了。他把那两个孩儿交还给他们的母亲，答应每月给 80 法郎的抚养费，但那女人再也不许来这一手了。他还去探望过那两个孩子。他有一个当神甫的兄弟，在普瓦蒂埃学院当了 33 年的院长，活到 79 岁。他常说“他那么年轻就丢下我走了。”那兄弟的生平事迹不多，为人安静而吝啬。至于吉诺曼大先生，给起钱来却痛快慷慨。他恳切、直率、仁慈的，假使他有钱，也许会更大方些。他希望他做的事都能够做得冠冕堂皇，哪怕是偷盗欺诈方面的事也该如此。他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一直没有出嫁；第二个妻子也生了一个女儿，她由于爱情、偶然或其他原因，和一个走运的军人结了婚，他女儿 30 岁时就死了，那军人在共和和帝国的军队里都服过役，得过奥斯特里茨勋章，并在滑铁卢被授予上校衔。“这是我家的耻辱。”那老绅士常说。他爱闻鼻烟，他用手背弹起他胸前的花边来有种独特的风度。并且他也不怎么信上帝。

六

明慧·吉诺曼先生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头发一根也不少，只是花白，并且总是梳成狗耳朵式。总之，他的样子很令人尊敬。

他带有 18 世纪的轻浮和自大。

在王朝复辟时期的头几年中，吉诺曼先生住在圣日耳曼郊区，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塞尔凡多尼街。他一直到满了 81 岁后，这才脱离社交隐退到沼泽区去。

脱离社交界以后，他仍坚守着原来的习惯，主要是白天绝对关上大门，不到天黑，决不接待任何人。这一习惯他是坚决不改的。他 5 点钟吃晚饭，就把大门敞开了。这是他那个世纪的风气，他一点也不改。即使国王来了也一样。这是他那个时代古老的贵族气派。

七

吉诺曼先生的两个女儿，她俩出生的年代前后相差 10 年。她们在年轻时就很不相像，无论是从性格或外貌方面，她们都不像是姐妹俩。小的那个非常可爱，凡是美好的事物都能吸引她。这两姐妹，在当姑娘时便各自做着各人的梦，各走各的路。她们俩都有翅膀，一个像个天使，一个像只鹅。

那妹妹已嫁给了意中人，但是她死了。姐姐却从来没有结过婚。

那姐姐现在已是一块纯洁的古白玉、一根烧不着的老木头，她有着一个尖鼻子和一个笨脑瓜。除了她家里的几个人外，谁也不知道她的小名，大家都称她为吉诺曼大姑娘。

吉诺曼大姑娘为人拘谨。在一生中她最害怕的事是有一个男人曾经看见了她的吊袜带。

她越老越腼腆。总嫌她的围巾不够厚，也老怕它围得不够高。她在那些谁也不想看的地方添上无数的钩扣和别针。

可是，这老妇人也有那种天真的心事，她常让一个长矛骑兵军官，一个名叫忒阿杜勒的侄孙去吻她，并且暗中感到许多

快感。

尽管她有这样一个心爱的长矛兵，她还是一个腼腆拘谨的老妇人。

她除了腼腆拘谨以外还笃信上帝，这倒是表里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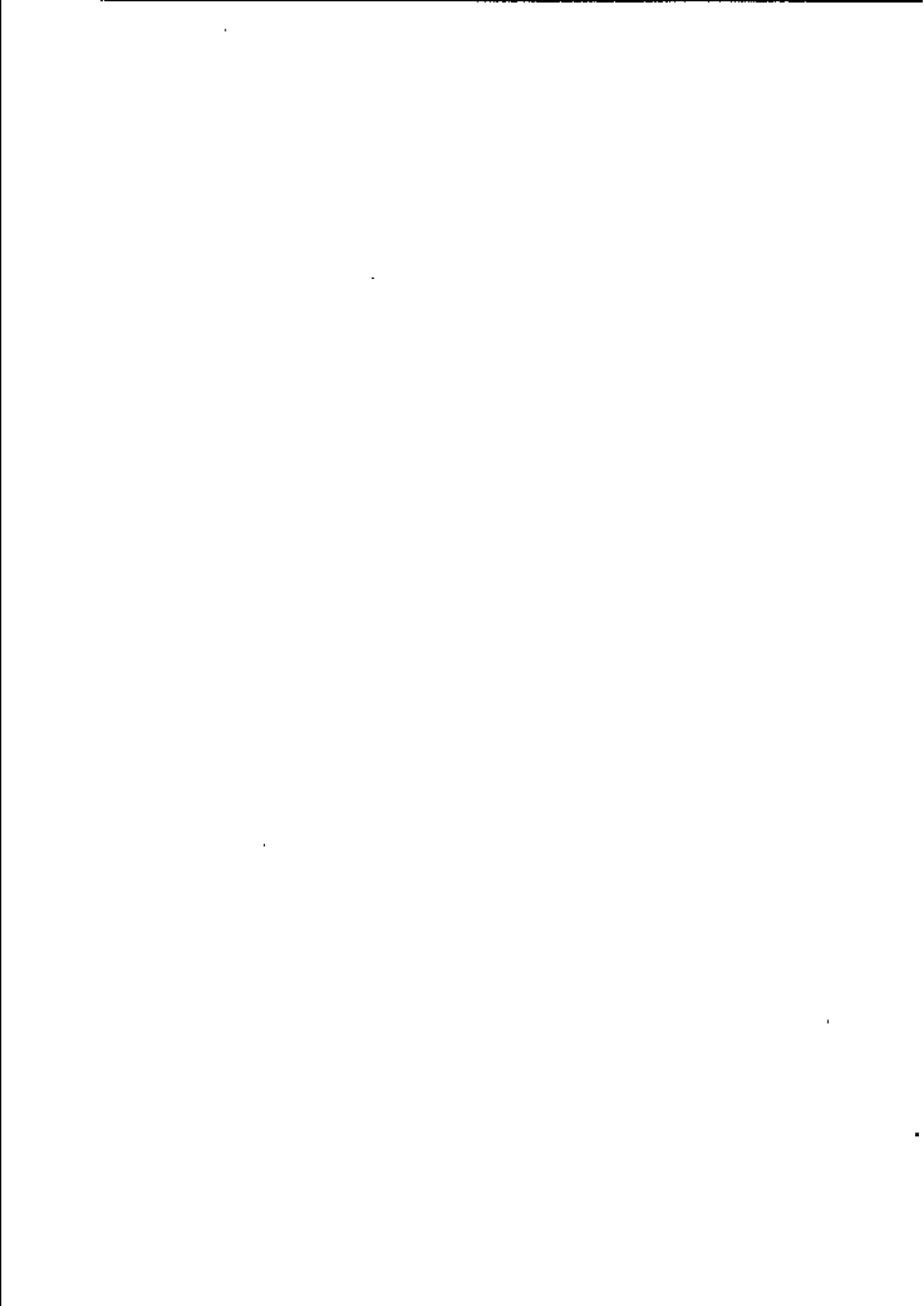
她在礼拜堂里交了一个朋友，是个和她一样的老处女，名叫弗波瓦姑娘，绝对的呆头呆脑，吉诺曼姑娘之所以乐于和她相处，是因为能显出自己的优越。

吉诺曼姑娘在进入老年后，不但毫无所获，反而一年不如一年。她感到忧伤，一种没有原因的忧伤，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感到人生还没有开始便已经要结束了，她的言谈举止之中，处处显出一种不定的困惑。

她替她父亲主持家务。

除了老姑娘和她父亲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小孩，一个一见吉诺曼先生便会发抖的小男孩。吉诺曼先生和那孩子说话每次都是狠巴巴的，有时还举起手杖：“来！坏蛋，淘气鬼，走过来！让我看看你，你这小流氓！”他说着诸如此类的话，但心里可确是很疼他。

那男孩是他的外孙。我们以后还会见到这个孩子。



第 三 卷

外祖和外孙

吉诺曼先生住在塞尔凡多尼街时，他经常出入几处极高贵的客厅里。吉诺曼先生虽然是个资产阶级，但也受到接待。因为他有双重的智慧，一是他本来就有的智慧，二是别人以为他有智慧，甚至大家还邀请他和奉承他。他每到一处就一定要出风头，否则他宁可不去。吉诺曼先生在他平时出入的那些保王派客厅里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却丝毫没有伤害他的自尊心。处处都把他尊为权威。

18一七年前后，他每星期必定要到弗鲁街上的T.男爵夫人家里去消磨两个下午的时光，那是一位值得钦佩和尊敬的妇人，少数几个朋友在她家里组成了一种纯粹保王派的客厅。大家在那里喝着茶，随着各人一时的兴致，对各种政治问题或发出哀叹，或发出怒吼。

他们会唱些鄙俗的俚曲，也唱些四行诗之类的文字游戏或者就是编元老院的名单。

在那种客厅里，大家都起劲地丑化革命。

在男爵夫人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人一个是吉诺曼先

生，另一个是拉莫特-瓦罗亚伯爵。

拉莫特伯爵，那时已是个75岁的老头，他表情沉静严肃，脸上处处棱角毕现，举动绝对谦恭，上衣一直扣到领带的上衣，一双老交叉着的长腿，一条土红色的软长裤。他的脸和他的长裤是同一种颜色。

至于吉诺曼先生，他更是深孚众望的。尽管他举止轻佻，说话幽默，却有自己的——种风度使人敬服，他以仪表取胜，诚恳并有绅士的高傲，加上他那罕见的高龄。

此外，他的谈吐完全是一个老古董。像这一类的谈话使他获得了尊重。

吉诺曼经常由他的女儿陪着，当时他的女儿刚过40，倒像一个50岁的人了，陪他同来的还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白净，红嫩，一双笑咪咪的令人亲近的眼睛，他一走进客厅，在座的人总围着他齐声赞叹：“他多么漂亮！真可惜！可怜的孩子！”这孩子就是他的外孙。大家称他为“可怜的孩子”，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卢瓦尔的匪徒”。

这位卢瓦尔的匪徒是吉诺曼先生的女婿，也就是吉诺曼先生所谓的“他家的耻辱”。

—
—

当年如果有人经过韦尔农小城，走到那座宏伟壮观的石桥上去游玩，站在桥栏边往下望去，便会看到一个 50 岁左右的男子，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一身粗呢褂裤，衣边上缝着一条泛黄的红丝带，脚上穿着木鞋，他皮肤焦黄，脸黝黑，头发花白，有一条又宽又长的刀痕从他的额头直到脸颊，弯着腰，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几乎整天拿着一把平头铲和一把修枝刀在一个小院里转来转去。在塞纳河左岸桥头一带，全是那种院子。他独自一人住在那里，孤独沉默，过着贫苦的生活，有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帮他干活。种花是他的工作，由于他种的花很美丽，已在那小城里出了名。

由于坚持工作，勤于灌溉，他居然能培植出几种似乎已绝迹的郁金香和大丽菊。他能别出心裁，培植一些稀有的珍贵的美洲和中国的灌木，他每天都在那些花木中奔忙。他的饮食非常清淡，很少喝酒，他性情温和，孩子们也能指使他，女仆也常骂他。他很少出门，除了穷人和他的神甫之外，谁也不见。可是，无论是本城或外来的人，想要见识见识他的郁金香

和玫瑰，只要走来拉动他那小屋的门铃，他就笑盈盈地走去开门。这就是那个卢瓦尔的匪徒。

假使有人，读了那个时期的各种战争回忆录、各种传记、《通报》和大军战报，他就会被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所打动，那名字就是乔治·彭眉胥。这彭眉胥在很年轻时便已是圣东日联队里的士兵。革命爆发了。圣东日联队编入了莱茵方面军。彭眉胥曾在多地作战。在美因茨战役中他是殿后部队200人中的一个。他和其他11个人，在一座古垒后面阻击了敌方的全部入马，直到大队敌兵压来后他才退却。他曾在克莱贝尔部下到过马尔什安，并在蒙巴利塞尔一城中胳膊负伤。随后，他转到了意大利前线。由于战功，彭眉胥升了中尉。在洛迪，拿破仑望见贝尔蒂埃在炮火中东奔西突，夸他既是炮兵又是骑兵又是卫队，当时彭眉胥便在贝尔蒂埃的身旁。他也曾在诺维亲眼见到他的老长官茹贝尔将军举起马刀高呼“前进！”时倒了下去。在那次战役里，由于军事需要，他领着他的步兵连从热那亚乘一只帆船到一个小港口去，中途遇见了七八艘英国帆船。那位热那亚船长打算把炮扔到海里，让士兵们藏在中舱，伪装成商船悄悄溜过去。彭眉胥却把三色的法国旗升上旗杆，冒着不列颠舰队的炮火仰首而过。驶过二十海里后，他的胆量更大了，他用他的帆船攻打一艘英国大运输舰，并且俘虏了那艘满载人马的敌船。1805年，他隶属于马莱尔师部队，从斐迪南大公手里夺下了贡茨堡。在威廷根，他